

天詩問

袁見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詩問

袁见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请问 / 袁见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58-0542-0

I. ①天… II. ①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6077号

责任编辑 薛 羽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天请问

袁见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 / 32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0542-0 / I · 188

定 价 30.00元

致袁见（代序）

袁见：好！

你的作品反复修缮，我受命要做的序也已拖得不能再拖。前些天，又读了你新改好的《从大悲寺到普林斯顿大学》，好像更不知该如何落笔。我虽然很清楚，你所写的，应该属于那一路由鲁迅《故事新编》发端，又经施蛰存、冯至等发扬光大的历史小说；但是，你的兴味是如此之执着于历史：既是琐细具体的历史，又是某种宏大的历史，这让我不得不对既有判断和思路有所反顾和调整。看得出，你在最后完成的这篇里，所下的史料功夫实在惊人。假如胡适的相关研究尚未充分掌握这一史料，那么，你都不必再花力气去“小说”这个故事：单凭你在史实上的发掘和梳理，这个鲜为人知的，时间跨度半个世纪、空间跨度太平洋两岸的故事，已颇为有力地站出来了；你渗透在文字中对文化及其传承、历史及其偶然的感念，也都呼之欲出。我并没有小说崇拜，也毫无“文学性”有多了不起的意思。事实上，许多时候，真的史实和事实，远比虚构的文学有趣味、也有意味得多。或许，你对此早就有所参悟吧：初稿题为“都是那瓶马应龙眼药水”，多么像个小说，而

现在，“从大悲寺到普林斯顿大学”，怎么都不像啊。——而你，大概和我一样，觉得这并不那么要紧。

由是观之，非常地敬重历史，正是你小说写作的第一大特点，甚至你用心在历史者更多。

这里，“用心”有二解。一是你用在史料上的心思和功夫，那是第一。你所讲求的，不仅是所谓“大事不虚”有所本，而且确乎还想事出有因、言必有据。表现在文本中的“恶性发展”，则是，小说怎么可以有那么多注释？你的这些注释，得劳多少神。也或者该说，你的古典修养了得，你所注释的，不少都属你谙熟于心，因而，只要你一用心，它们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是不是？你之写小说，就是要依凭想象力，创设某些时空情境，把你心仪的那些典故、佳话之类，给有机地摆在一起，整在一块。

所以，故事情节在你那里，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在于没有虚构出来的故事和情节，你想摆在一起的就没有办法合理化地整在一块。因此，你动用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养料，武侠的、侦探的以及言情的，等等，所成就的是，小说往往有精心设计的“眼儿”或“扣子”，既使小说有了内在的叙事动力，又使读者看起来有悬念有盼头。不重要，表现在：你一般总是懒得让小说围着那个眼儿转，或耐心地一步步地结扣子、解扣子，而是，经常地用一句话、用一段交代来龙去脉的叙述者言，就把你小说里最费心、最要命的情节给和盘托出了事。

效果究竟如何，我想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待读者们各取所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牵涉到我说“用心”的第二义。你之所以更多用

心在历史，是因为你对华夏文明的历史和传统倾心有加。魂牵梦绕，那太煽情，不必说，你也肯定不认；我估计，假使我说这和你的家世、祖传以及当下身在南洋的身份位置有关，你也多半会惊奇。不过，想必你乐于承认：其一，对中华文化的交通传播史、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你毋庸置疑地兴致盎然，这方面的许多用心显然构成了你很多作品的底蕴。其二，我马上就得有所修正了，你对佛教文化的那份心，那才是绝对无与伦比，而佛教文化是超越国界的。中华文明和佛教文化，对于你来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只有你知道，或许你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

我所能知道的是，无论《天请问》中玄奘法师们译经的胜举，还是《雨林无咒》里建筑婆罗浮屠的伟大工程，等等——你书里的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史实，决不仅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而简直就是你要讲的根本：是那样一些真事让你心有牵挂、不用不行，更是那些真人让你不写不行。因此，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对历史文化名人，对历史上那些不该籍籍无名者尤其是被污名者，你最情有独钟；也正是心底的认同或者忧伤吧，才是你写作的最大动力。当然，这里又得分开不同情形：对于俗名已或太大的，你多半会善意或不很善意地开点玩笑开点涮，相反，对于被历史埋没乃至误解污名的，你在为他们树碑立传时，通常会更善解人意、更投入感情。

当然，你的尺度其实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一，史实，真实历史的究竟；二，你的情感态度，你扬善而惩恶的意志。如果说你有试图通过这本书改写历史的雄心壮志，好像有点危言耸听，那么，这样

说吧：这本书里，有你对属于自己的文化认同的领悟，否则，你不会冒着哪怕某几篇小说没写好的危险，也要列出个文学家、文化人的谱系来——白居易、元稹（《壮压西川十四州》）、温庭筠、李商隐（《万里身同不系舟》）、沈括、苏东坡（《梦溪园》）、苏辙、黄庭坚（《斗茶》）……；这本书里，更有你对历史叙述、对浮沉于历史中人的理解，既敬畏，也无奈，还有种种说不清和道不明。所以，你才要写小说，而且要写就写历史小说！因为你早已看明白了，历史就是一种叙述，一种充斥着主观性、甚至不免偏见的叙述；而如果有真相，真相也还就埋在故纸堆里，不过，需要互文、需要很有想象力的整合。所以，你也有权力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重新叙述历史，甚至重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你的小说特别得中国传统小说之真传：小说小说，如果不是历史的“演义”，那是什么；更要紧的，是你小说的写法。很显然，你对通俗文学的高度重视和大量阅读，已内化到了你的小说里，而对文化传统骨子里的熟稔，更使你的小说写法特别像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这，构成了你创作历史小说的另外一大特点。故事，是小说的根本：短的故事，对你来说就像掌故，重在趣味；长的故事，用力经营的痕迹就比较明显，即使未必出人意表，也总是力求一再延宕，一波三折。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未必是圆形人物，也未必是扁平人物，因为这些都是来自西方小说理论的概念；你小说里的人物，主要是靠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吸引读者对他们命运的关注。而环境描写或氛围的营构呢，则大体不放过任何可以着力的场合：有的是定调，有的是渲染，也有的是衬托。

还是举最显著的例子吧，你尤其喜欢对话描写；或更准确地说，直接引语在你小说中的运用，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你用得最多的标点符号，大概是引号和冒号；不少时候，连人物的心理活动，在一个“想”字之后，你也会用引号括起来。这构成古白话小说的文本标记，现如今中国大陆的小说里是几乎绝了迹的。读多了现代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熟悉了自由间接引语的那套玩法，你的小说初读起来，给人以按部就班的稚拙之感，而一旦读进去了也会发现，清清爽爽，挺好，不费脑子折磨人。事实上，人物对话在你的小说中，发挥的作用比天还大：塑造人物靠它，交代故事靠它，推进情节靠它；隐含作者出口成章也靠它。说句夸张一点的话：你小说的精彩和关键，往往都在引号里啊。

这当然不是说你就不会玩“现代”。你玩得可是风生水起：《悲风伴月风嘶马》中主人公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那是小菜一碟；《打击石的魔咒》和《明月前身》里的时空“穿越”甚至“人狗情未了”，你也玩得很顺手，而且，你虽很早玩“穿越”，却好像并未对“穿越”另眼相看，仿佛在你看来，“穿越”没太多本钱风靡网络如此之久，又在眼下的电视荧屏上不可一世：我还真想听听你这个过来人对“穿越”现象的意见。

在我看来，你小说里玩得现代、也玩得最漂亮的，应该数那些个“后记”。为了给出重要的史实，也为了显得郑重起见吧，你在不少篇小说的末尾，安置了交待人物行状或故事余话的“后记”。这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后记”是小说完了之后的呢，还是小说原本的组成部分？

“后记”，在小说文本内还是外？假如是在小说文本之外，那属于你讲史的范畴，对于小说艺术而言，就没有太多的话好讲；但我的阅读感受恰是，你的“后记”只有被读成了小说的一部分，那才够意思！——就像鲁迅著名的《狂人日记》，文本开头有个小序，我读中学那会，学校只把它作为文言文的语料来学习，和文中的白话日记根本不作什么勾连；而随着现代小说视野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阐释把小序和日记联系起来，就越讲越复杂、越带劲儿。

我猜想，事情或许是这样的：最初，你写后记，多半也只是为了交待；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小说家的敏感让你在某个时刻顿悟，“后记”可以读作小说文本的内在组成，而给解读带来未曾预料的可能性；慢慢地，你就把“后记”放在小说之内派用处了；终于，你在构思之初，就有意识地利用“后记”来形构你小说妙思的重要一环：“后记”毕竟是后记，不那么显山露水，却正好拿来和小说主体部分形成微妙的互文关系，以给作品增添分外的意味和灵气。别的不敢多说，我相信，《血喷官绢》一篇绝对如此。实际上，这是2008年初我到新加坡不久，在《联合早报》上所读到你的第一篇小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四年了；可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是我特别地念旧，抑或我太看重第一印象？反正，那几行“后记”给我的记忆极其深刻：

乾隆皇帝唱戏，遮蔽得密不透风，连野史都不曾提及，密密麻麻的档案上有一条记录，“为母唱戏献寿”。

乾隆于嘉庆四年（西元1799年）正月初三驾崩，和珅于正月十八赐死。

留下一首谜一样的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日水泛含龙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身为作者，你看到这些文字，一定比我更有感觉吧：通篇小说正文里，乾隆与和珅都没有现身，却又无时不是“在场者”；小说面子上的两位主角，忙来忙去地侦查探求小说副标题所谓“倦勤斋谋杀案”，结果，搞明白了又怎样？还不是最终送了自己的命，把以命博得的谜底又带回阴间地府；还是读者有福呀，既能借到他俩的力，又有幸看到“后记”；几下互文参读，总算揭开了紫禁城的惊天秘密！——我可不做“剧透”，挨骂的事情不能干，广告的事情，倒可以再做一次：事实上，读者所以有福，那要感谢你惊天的想象力，还有你超前的观念。呵呵，小说家言，小说家言，不可不信，不能全信。

不仅如此，我特别欣赏这《血喷宫绢》的原因还在于，我读到这篇小说的更大妙处是，其主人公，要是小说面上的那两个角色，还不如说正是“倦勤斋”——穷奢极侈的倦勤斋：

……不论门窗，柜柜用料都是金星紫檀，连廊上都是紫檀雕刻的倒挂眉子栏杆，上面镶嵌着墨绿玉雕。殿内，用可以移动撤卸的紫檀隔扇，扇扇不同。金星紫檀的木光含蓄，宫绢双面绣的丝光流动，发丝细竹的竹光摇曳，两千六百六十六件镶嵌的和田玉玉光闪烁，或盘龙祥云，或菊，或柿的银花石绿的壁纸，都能引光折射。殿内浮光掠影，光影交织而流动，

目中所见的景象飘渺不定，每一举步，每一转眸，观瞻随之变幻无穷，不知置身天上、人间或龙宫。

还有一戏台殿，除了室内的木制的尖顶小戏台，还有一紫檀制的前台。戏台对面，上下两层观戏的仙楼，两旁的西、北墙都是粘贴着一幅幅景色连成一气的通景画。站在画前，令人恍惚，似乎是置身于画与现实世界的交错点。粘贴天花板的顶棚更是一绝，整棚的藤萝架，藤萝匍伏漫生爬满了架，所画的怒放紫蓝色花朵，朵朵都似下垂，一个不经意，就好像花撩发梢。蔚蓝的天空，偶尔闪现在枝叶的间隙。

你写得美轮美奂，描摹得太有想象力了。我忍不住抄，也忍不住要夸：特别重视小说中的“物”，特别注重在小说的细部写出独到的“物质性”实感，这正是你的小说之第三个，也最有创造性的特点。就此而论，你写的不仅是历史小说，而且更是文物小说！“文物小说”，嗯嗯，不错。当年，沈从文先生放下小说，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许多年来为许多人所叹息，可近年来随着王世襄、孙机等先生的名物研究声誉鹊起，人们发现，沈从文的后半生其实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而你，貌似有将小说和历史、文物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野心呀。不过，我又得申明，对此，你有那么一点接近自然而然的境地，但是，却还远未进步到自觉自为的境界。

说是要写序，我可不敢。这封信，倒是放言谈了我个人读你小说的直感：有许多欣喜，也有不少不满足。我想，就在这些关于“文物小说”的欣喜及不满足中停笔吧。为什么？因为我期盼并相信，你今后会有

更多创作，能让我有足够的养料，从今天停笔的地方继续往下写。

怎么样？暂此。

遥祝笔健！

文尖顿首

2012 年初秋于上海

献辞

成书之际，想不到失掉了三十年几乎日日相见，亦师亦友的
李廉凤女士。

她在身旁的时候，感觉她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现在，失却她了，
顿时惘然，转头一望身旁仿佛是一黑洞。

她不一般的智慧、果断、勇敢、及不忍之忍。当今一世，不谈超越，
很少有人能与她并驾齐驱。

没有她赐予的阅历和磨练，没有她从旁教导读书，读人，读事，
读是非，读情感，读人生，读心痛，读咬牙切齿的无奈，我的人生则
会贫乏。

特以此书献予她，对她的思念将伴余生。

目录

致袁见（代序） 1

天请问

天请问 3

壮压西川十四州 62

悲月伴人风嘶马 84

万里身同不系舟 96

点茶香

斗茶 109

梦溪园 124

一生墨客几世茶仙 134

雨林边

雨林无咒 151

潮水犹知日两回，人生长别离 233

民国风

青花五色 247

从大悲寺到普林斯顿大学 260

在那曾经遥远的地方

打击石的魔咒 307

明月前身 331

子不语

子不语 我来说 351

血喷官绢——倦勤斋谋杀案 362

致谢 375

天请问

